

孔子课堂中文项目现状及 CLIL 在中文教学中的探索

——以墨尔本大学孔子学院下设孔子课堂为例

陈志红^①

[摘要] 随着孔子学院以及孔子课堂在全球范围的蓬勃发展,如何提高孔子课堂中文项目的教学水平成为日益重要的话题。CLIL 教学理论在英文教学实践中具有很高的运用价值,能否将其嫁接到中文教学中值得探讨。本文以墨尔本大学孔子学院下属孔子课堂为例,分析了孔子课堂中文项目现状。通过针对中文项目中的学生的一项问卷调查,了解学生们学习中文的真正动机,并探讨了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基于此,本文最后对 CLIL 在中文教学中运用的可行性以及适用性进行了探索,并对中文教学实践给出了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建议。

[关键词] 孔子课堂;中文教学;学习动机;CLIL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Programs in Confucius Classrooms under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and the Test of CLIL in Chinese Teaching

Chen Zhihong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Confucius Classrooms across the world, teaching quality in the Chinese programs of Confucius classrooms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CLIL teaching theory has gained a wide application in English teaching practice. Is it possible to apply this theory to Chinese teaching? Taking the Confucius classrooms affiliated with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has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Chinese programs in Confucius classrooms. With a survey among the students in the Chinese programs, the real motives of the students studying Chinese are unveiled and the challenges in Chinese teaching are explored. Finally, the paper tests the feasibility and applicability of CLIL in Chinese teaching and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s to Chinese teaching practice.

[Key words] Confucius classrooms; Chinese teaching; learning motive; CLIL

2011年11月,墨尔本大学孔子学院下属的九个孔子课堂的申请皆通过了汉办的批准。首届孔子课堂联席会于2011年11月10日举行,所有孔子课堂校长出席了此次会议,并与

^① 作者简介:陈志红,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对外汉语教学。

墨尔本大学孔子学院主席签署了“建立孔子课堂的协议”。至今,孔子课堂联席会议已经成功举行了 4 次。

1 墨尔本大学孔子学院下属孔子课堂概况

九所孔子课堂的校方都非常支持本校的中文项目。该项目致力于开发相关的中文课程、组织各种中文语言及文化活动,促进学生以及周边的社区对当代中国的成就、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这九所孔子课堂及其中国姊妹学校如表 1 所示:

表 1 墨尔本大学孔子学院下属孔子课堂及其中国姊妹学校

孔子课堂所在学校	中国姊妹学校
Alkira Secondary Collage	江苏南京百家湖中学
Firbank Grammar	上海大镜中学
Keysborough Secondary Collage	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
Kurnai Collage	江苏省口岸中学
Melbourne Girls' Collage	无锡外国语学校
Lowanna Collage	江苏省泰州市第二中学
Richmond West Primary School	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
St Catherine's School	南京市金陵中学
Traralgon Collage	江苏省泰州中学

这些学校代表了维多利亚州的各类中小学校,其中既有集聚百年历史的老校,也有新建的学校。9 所孔子课堂中 7 所为公立学校,1 所私立学校,还有 1 所天主教学校;关于学生性别的情况,其中 3 所是女子学校,6 所为男女混校。学生背景多元化,来自不同的文化及家庭背景。另外,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既有位于墨尔本市区、近郊的学校,也有位于维多利亚州农村地区的学校。9 所学校的地理分布如图 1 所示。



图 1 墨尔本大学孔子学院下属的九所孔子课堂分布图

尽管这九所学校在很多方面存在不同,但也有很多共同的特点:

(1) 学校校长和校委会对在本校发展汉语语言教育、加强与中国姊妹学校的联系与合作、在校内以及学校周边地区弘扬中国文化、促进汉语教学,具有高度的热忱;

(2) 包括教职工、学生、家长在内的整个学校表现出对孔子课堂项目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的热情;

(3) 学校将孔子课堂的建设视为提高亚洲认知的重要举措,可以借此契机,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和现代社会,将学生培养成为 21 世纪的世界公民;

(4) 学校为孔子课堂准备专门教室区域及配套设施,并承诺提供人力、物力及匹配资金以确保孔子课堂的运作。

2 墨尔本大学孔子学院下属孔子课堂中文教学现状

孔子学院(课堂)的主要服务之一就是开展汉语教学。九所孔子课堂的学生人数有的从无到有,有的从少到多,都取得了跨越式的进步,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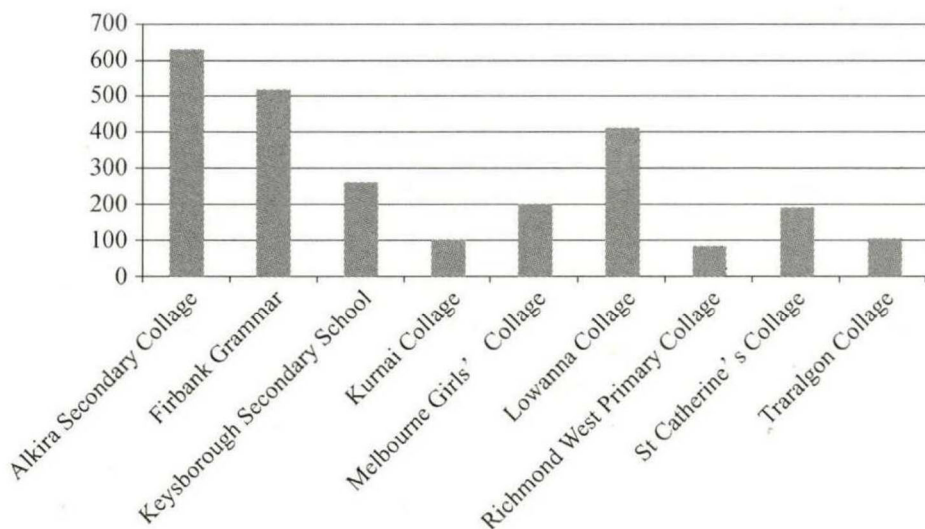


图 2 2013 年九所孔子课堂的学生人数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孔子课堂人数都达到了百人以上。这不仅给我们带来一种成就感,更多的则是挑战和责任。九所孔子课堂中文项目的开展时长不一,有的历史较为悠久,有的则是从零开始。针对各个学校的具体情况,如何更好地服务于这些学生,让学生们从中文学习中获得成就感,让中文学习像其他外语学习一样成为一种一辈子的习惯,是我们值得努力和思考的问题。

3 孔子课堂学生学习以及教学问题分析

九所孔子课堂教学和学生情况各异,这里以其中一所孔子课堂为例做更为细致的研究分析。

A 中学是一所服务于当地和周边的公立高中。该校由初中部(7~9 年级)和高中部(10~12 年级)组成,学校为对学术、贸易和职业感兴趣的同学提供广泛的课程。

A 中学和中国某中学自 1999 年以来一直保持着密切、持续的姊妹学校关系。另外,该中学也招收国际学生,这些学生主要来自中国。该校所在地服务业发达、设施非常齐全,并且该校和当地另外两所公立高中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在 2011 年申请孔子课堂之前,A 中学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文课程。可以说,该校的中文课程与孔子课堂的设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到目前为止,该校学习中文课程并获得学分的学生主要集中于 7、8 年级,均为初级水平。除此之外,该中学还为学生以及当地老师开设了非学分制的中文课程(见图 3)。在九所孔子课堂中,该孔子课堂是课程设置较为全面的一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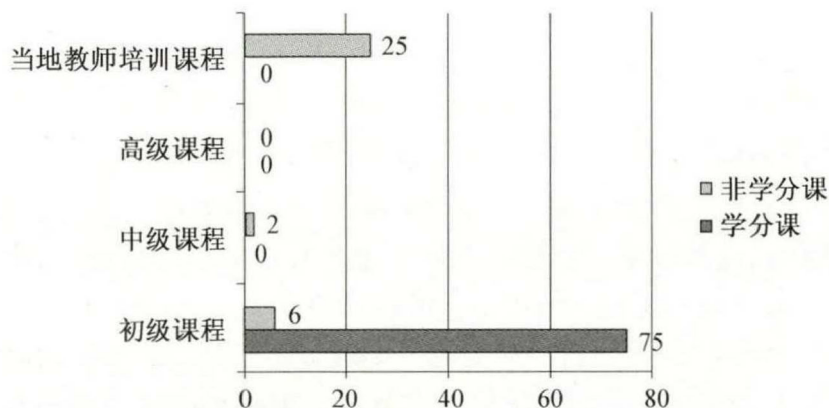


图 3 A 中学孔子课堂中文课程学生人数分布图

作为富有代表性的孔子课堂,我们在其学生中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以期对学生的中文学习动机获得更为深刻的了解,从而给将来的中文教学提供更有意义的参考意见。

在所有的有效因素中,动机是非常重要的。建构理论(Mintzes et al., 1998)认为学生在构建新知识时,动机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学习动机对于学生观念的变化(Lee, 1989; Lee & Brophy, 1996)、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学习策略的构建(Garcia & Pintrich, 1992, Kuyper et al., 2000)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动机理论以及学生学习的研究理论(Brophy, 1998, Pintrich & Schunk, 1996)表示,学生发现自我效能,树立个体任务目标,明确任务价值以及良好的学习环境都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动机。基于以上理论,并参考相关调查问卷,我们设计了一个关于学生学习中文动机的调查问卷。

A 中学的学分中文课,分别在 7、8、10、11,这四个年级开设,但是选修的学生人数却大相径庭(见图 4)。同样是初级课程,低年级的选修人数比高年级高出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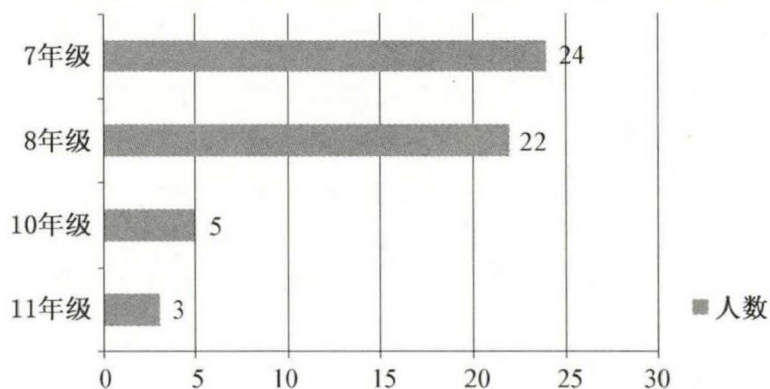


图 4 A 中学学分中文课不同年级选修人数分布图

同时,具体到学习中文的动机因素中,我们发现7、8年级同学参加中文课程的主要目的就是得到了高分。其次是为了比其他同学表现得更好;而10、11年级同学参加中文课程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得到老师和其他同学的关注,其次才是为了得到高分。

综上不难看出,年级的不同会为中文学习的动机带来不一样的变化。首先,高年级的学生在选择中文课程时,不会认为这门课会给自己带来学习成绩上的直接益处。中文课程一开始所带来的新鲜感和好奇心,对于较低年级的学生来讲更具吸引力,原因之一是这种新鲜感和好奇心所带来的学习动机受到其他学习目标和压力的影响较少。

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其他几所孔子课堂。这种现象带给我们的直接信息就是新鲜感和好奇心与实际之间的矛盾突出。对于一门外语及其文化,初始的新鲜感是强烈的。然而随着外语学习的深入、语言环境的缺失、学习目标的压力加大,到了高年级学习中文的人数锐减。

其次,教学资源的缺乏。尽管汉办对孔子课堂大力资助,不仅免费提供教材,还赠送相关书籍、文化活动箱和文化体验中心等。但是,中文项目的老师仍然觉得教学资源远远不够。尤其在教材方面,目前缺乏一套适合当地中小学的相对统一教材。适应澳洲学生阅读习惯的课外阅读材料也相当匮乏。教材资源匮乏给中文老师的备课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另外,就A中学来讲,中文项目目前只有一名教师。从师资配备来讲,教师人数与学生人数之间的比例相差太大。由于维州学校要求每个教师必须具备教授两个学科的能力,该校中文教师,在教授中文的同时,还要承担计算机课的教学。除此以外,从问卷中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同学认为每周一次、每次一小时的课程对中文学习来讲远远不够。

总之,在如火如荼的孔子课堂中文项目的背后,有很多值得思考和努力的地方。当中文课程面对澳大利亚学生时,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两者和谐共处? CLIL(Content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内容与语言融合学习,下文简称为CLIL)是维州政府正在尝试推行的一种方式。CLIL有其优势,但是在具体实施时,我们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4 CLIL 的优势

长期以来,外语教学一直在“形式”和“意义”的两极之间摆动,欧洲CLIL模式力求在这两极之间找到平衡,“整合”是该模式的核心与关键。CLIL指将一门或多门外语作为非语言学科的教学语言,在此过程中,语言和学科将共同发挥作用。

CLIL教学法的基本原理在于,学科内容是通过学习者的第二语言来教学。因此,语言知识成了内容学习的一种手段。它通过营造内容、交际、认知和文化相结合的课堂语境,将传统的语言单一教学转化为内容和语言相结合的综合教学,力图还原语言习得的社会认知过程,实现语言学习过程的语境化,是一种以语境为中心的教学法,体现了外语教学法的社会文化转向,为外语教学法的探索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

CLIL理念认为:当语言教学与学科教学相结合时,也就是当语言作为学习学科知识的媒介时,便产生了最理想的二语学习条件。也就是说,让学生使用目标语作为工具来探索知识,最终促进目标语语言能力的发展。这种教学理念被认为是发展语言能力更为自然的一种方式,与我们最初学习母语的方式一致。

据研究,CLIL能加强学习者的个人意识和学习动机,学生对此的态度普遍积极。与传

统学习方法相比,在 CLIL 的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的认知活动更加活跃(Piet Van de Craen, et al., 2007)。大脑研究者们从意识学和神经生物学的角度都指出,在双语教学中,CLIL 能产生巨大的内隐学习空间。所以 CLIL 更加有助于年轻学习者对大脑的开发(Yen-Ling Teresa Ting, 2010)。

CLIL 的优势是有目共睹的,这也为我们在澳洲的中小学中教授中文带来很多启示:

第一,语言学习在课堂中的“去中心化”。这并非意味着语言教学的边缘化,而是由传统的语言一元中心转变为语言与学科内容的二元中心,其目的是改变传统外语课堂中“为语言而学语言”的状况,为真正的交际创造交际内容和内在动力。CLIL 的教学模式,改变了以母语者的语言为唯一的标准,而是以语言在交际中的通用性、实用性和有效性作为语言学习的目标。

第二,促进语言的信息整合。传统的语言课堂重视输入而忽视输出,重视分解性的输出而忽视整合性的输出。CLIL 模式认为,学习的发生是通过学习者自身的知识构建而不是通过外部的活动,学习者激活已有的知识,进行增添、重组和构建。知识的语言化和语言的知识化促使学习者通过语言构建起整个学科知识。

第三,创造课堂的社会认知微语境。CLIL 课堂最大限度地还原语言习得的认知语境,为学习者创造最真实和自然的语言实践语境。澳洲同样缺少使用中文的语言环境,课堂是中文学习者的主要习得和实践场所。因此教学的关键在于教师对课堂教学过程的语境化能力。教师应充分利用语言、视觉、声音等多种模态手段,创建多视角、多层次的课堂学习语境,从学习者的认知需求出发,选择、优化学习任务,设计、创造更多的学习机会,辅助学习者对知识的语言化构建。

5 孔子课堂中文项目运用 CLIL 的可能性探索

CLIL 教学法的有效性得到了实践的证明,但真正实施起来并不容易,必须首先解决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

首先,CLIL 教学的关键是具备合格的 CLIL 教师。CLIL 教师需要有整合语言和内容学习的能力。语言既是工具又是教学目标。教师需要在教学中讲授语法和词汇,更要达到让学生利用语言去完成专业知识的最终目的。同时,内容的讲授又要带动语言的学习和运用,最终提高学生的接受能力和语言产出能力。

在实践中,不管是由语言教师担任专业讲授还是由专业教师担任语言讲授,都面临了很大的挑战,CLIL 的教学效果也不十分理想。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教师的教育背景如何,CLIL 都要求教师在语言教学和专业教学领域进行充分的融合,这涉及到教师的研究领域和教学团队两个层面。

由于维多利亚州注册教师要求必须可以教授两门课程,因此孔子课堂现有的一些中文教师基本已经具备了 CLIL 的初始条件。

其次,CLIL 对教材选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将意义和形式进行很好的结合,在教材方面有几个选择。一是可以尝试引进原版教材,但这类教材一方面涉及到版权问题;另一方面,学生的中文接受能力大不相同。二是,鼓励教师对国内外已出版的各种教材“有选择性地使用”,根据学生现有的知识与能力水平选择与教学内容相关和难易程度适当的材料。

有条件的教师可以选编、改编甚至自编教材。第三,可以鼓励学生参与课程资源的开发,开展研究性学习。征求学生的意见,增添一些学生感兴趣的内容。

再次,CLIL 教学的落地生根还对学生提出了一定的要求。显然,这种方法对于零起点的学生来讲难度最大。在没有任何目的语储备的条件下,如何让学生通过目的语来学习相关的课程知识,这样的鸿沟如何跨越?针对这些问题建立一系列的 CLIL 的教学大纲和课程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另外,在教学评价等方面也应具有相应的科学的 CLIL 评价体系。由于语言学习目标通常包含在学科内容教学目标之中,因此学习评估也是必须要考虑到的问题。综合课堂教学同样需要综合的测评工具。单一地检测语言或学科内容的学习效果根本体现不出 CLIL 教学法的跨学科特点。CLIL 教学评价不仅有学科内容和语言学习目标的双重考核,还应有学习技能目标的检验,其目的在于评价学习者对目的语言的各种用途的掌握情况及对真实语料的处理能力。此外,评估中也会参考一些其他方面,如学生的努力程度、平时的学习情况、交际能力、社会和情感发展,以及与人的合作精神和独立自主的平衡能力等(Mehisto, Frigols & Marsh, 2008)。

如前所述,A 中学的学分中文课程起步不久,而且所授班级的中文水平比较一致,因此可以作为 CLIL 的实验基地。另外,A 中学目前唯一的一位中文老师,原先在该校讲授计算机课程。因此,A 中学可以尝试将计算机课程与中文教学相结合,基于初级汉语水平,用中文讲授计算机中基本的指令性语言,并以此为起点,进行教材和课程资源的开发。这位老师讲到,他已经开始了 CLIL 的一些课程准备。但是,如何从学校层面进行这样的课程试点,还需要学校层面、政府层面,从政策到课程设置等方面给 CLIL 教学方式一个有利的环境支持。

总之,无论从教师资质,还是从学生水平等方面看,墨尔本大学孔子学院下属孔子课堂具备一定的 CLIL 教学尝试的条件。然而,如何将 CLIL 的可能性发展成为可行性,仍需我们继续努力。

参考文献

- [1] Bialystok, E. Consequences of Bilingualism for Cognitive Development//Kroll, J., De Groot, A. (eds.), *Handbook of Bilingualism: Psycholinguistic Approach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2] Brophy, J. *Motivating Students to Learn*. Madison, WI: McGraw Hill, 1998.
- [3] CLIL 纲要. [2011-12-10]. From www.clilcompendium.com.
- [4] Cummins, J. *Language, Power and Pedagogy: Bilingual Children in the Crossfire*. Clevedon, Eng.: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0.
- [5] Garcia, T., & Pintrich, P. R. Critical Thinking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Motivation,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Classroom Experie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August, 1992.
- [6] Lee, O. *Motivation to Learning Science in Middle School Classrooms*.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East Lansing, 1989.
- [7] Lee, O., & Anderson, C. W. Task Engagement and Conceptual Change in Middle School Science Classrooms.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30(3), 585 - 610.

-
- [8] Kuyper, H. , van der Werf, M. P. C. , & Lubbers, M. J. Motivation, Meta-Cognition and Self-Regulation as Predictors of Long Term Educational Attainment.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 2000,6(3), 181 - 201.
- [9] Mehisto, P. , Frigols, M. J. , & Marsh, D. *Uncovering CLIL*.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 2008.
- [10] Mintzes, J. J. , Wandersee, J. H. , & Novak, J. D. *Teaching Science for Understanding: A Human Constructivist View*.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98.
- [11] Piet Van de Craen, Katrien Mondt, Laure Allain & Ying Gao. Why and How CLIL Works. An Outline for a CLIL Theory. *Vienna English Working Papers (Views) (Special Issue: Current Research on CLIL)* , 2007, 16(3),70 - 77.
- [12] Pintrich, P. R. , & Schunk, D. H. *Motivation in Educa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2n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Merrill Company, 1996.
- [13] Yen-Ling Teresa Ting. CLIL Appeals to How the Brain Likes Its Information; Examples from CLIL (Neuro)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Journals* , 2010, 1(3).